



娘的身影

□ 刘冬丽

1989年的深冬，我正在县城读初三。春节过后，老天突然降下两场大雪，覆盖了乡间的原野和道路。寒假开学那天，为了不耽误我去县城读书，娘一大早就蹬着积雪去村西头查看出村的道路。四周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见此情景，娘决定亲自送我离家十二里远的镇上，让我搭乘开往县城的客车。

我和娘一起出了村。我背着衣服、被子，娘掂着我的书包。由于书包里装了很多书，娘瘦小的身子因此有些倾斜。加上积雪太厚，她每走一步都很吃力。

当我听到娘细细的喘息声，就忍

不住靠近她说：“娘，您把书包给我吧？”娘笑着说：“没事，我平时能拉一架车粮食，这几本书我会拿不动？”我心疼娘，就悄悄伸出手从一边拎起书包，借以减轻书包在母亲手中的重量。

到了离镇子不远的一条大路口，我怕娘一个人孤零零回去不安全，劝她不要送我了。娘说：“不中，前面还有很远一段路呢！我再送你，放心。”这时，我看到雪花落在娘的头巾上、肩膀上，瘦小的身子在大雪中让人心疼。我伸过手对娘说：“您送我可以，先把书包给我。”娘想拒绝，可是看着我坚决的目光，就默默地把书包递到我手里。

这一路我们很少说话，看着身边的娘，我既心疼又觉得幸福。

不知不觉，娘陪我又走了几里地。看着娘的鼻子冻得红红的，几乎像个雪人，走路的速度越来越慢了，我心里特别心疼和难过，态度坚决地拽着她的胳膊让她回去。娘抬眼看着我，又看着前方的路，满眼流露出一丝不安和牵挂。娘拗不过我，就轻轻抬手，又交代一番，温柔地说：“走吧，看着路。”我咬着嘴唇点点头，跟娘挥手，转身走了。

我走得很快，但我知道娘就站在身后，正一动不动盯着我呢！我忍不住回头，看到娘瘦小的身影在茫茫的雪地里一动不动，是那么渺小。我大

声喊道：“娘，您回去吧！快些回去吧！”

娘对我挥挥手，又摆摆手，让我继续往前走。我一边飞跑一边哭，冰凉的眼泪模糊了我的视野。当我跑一阵再回头看时，发现娘还在原处一动不动。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感动，禁不住失声哭起来，站在那里拼命向娘挥手跺脚，让她快些回家。

娘的身影开始走动了，只不过是走走停停，并不时地回头看着我，然后又赶紧转身往前走。最终，我看不见娘了，她瘦小的身子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我感动的泪花里。③2

怀恋

□ 张想

如果说起怀恋
那该怎么定义

夕阳徘徊于同一个摩天轮
在一天中的同一个时段
几枚柿子迎着刺骨的风陪柿树
过冬
褪色的信笺早已不知所终
房间里还保留着读信的表情

一切你所怀念之物

最后都会成为你自己
像呼吸 像根须
像一条锦鲤
金色的透明的背鳍

无论外面多么荒芜
你的世界总在那里
葳蕤丰盈温暖甜蜜
不眠之夜一支眠歌
柳条芽间如烟的
春天的气息③2

写给母亲的诗

□ 朱茂松

立春雨水渐，惊蛰虫不眠，
春分近清明，采茶谷雨前。
谷雨，多么谦逊的一个名词，
谷穗一般的朴实，雨水一般的
无华。

它的到来，如同多年以前，
在祖母坟前哭哑嗓子的父亲的
哭声，
沙沙作响着，发出对于四季更迭
的追问。

母亲，我要告诉您，您走后的
2022年的
农历三月廿六，恰是谷雨节气的
第七日。

还记得您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不止一次给我们兄弟三人授
课：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
上的位置来划分的。
节气的日期在阳历中是相对固

定的。
而对我来说，谷雨是曾经做过小
学语文老师的您，
留在人间最后一次关于春天
和馨香的修辞。

玫瑰依然绽放到了颤抖的模
样，
即使，去年的日子还在谷雨的节
气里徘徊，
今年的日子，已然拔节在立夏的
节气里张望。

母亲，风中依然吹拂着，您拈着
我递给您的玫瑰花，
送到鼻尖说出的词汇……

在人间，一只斑鸠站在邻居三楼
的屋顶，
咕咕噜噜诵读着，我写给故乡和
怀念的，
那些美好、短暂而温馨的诗
行……③2

黄昏里的母亲

□ 石看祥

母亲静静地
坐在马路牙子上
夕阳映照着她的脸庞
仿佛笼罩在柔和光晕中

一阵风吹过
掀起她额前缕缕白发
在她的身后
枯枝嘎吱嘎吱地响
母亲浑然不知
面对川流不息的人群

母亲，您想起了什么

沐浴着霞光
母亲静静地
坐在马路牙子上
静穆，安详

突然间我恐慌起来
不可抑制地担心
怕
哪天风力会加剧③2

风箱

——写给母亲

□ 朱宝莹

咕咕咕咕的风箱声
拉回无数个童年的自己

安静地躲在厨房一角
一开口总有饭香扑鼻

一缕弯曲的炊烟
在黑色风箱里抽拉自己的命运

忽左忽右的蝙蝠
怎么也拉不回抗拗的落日

梧桐树下，红漆方桌刚刚摆好
碗筷

野了一天的花狸猫便偷偷溜回
记忆中，一把火点燃的咕咕声
一如母亲沉重的叹息

多年后，风箱是母亲的表达
香烛缭绕中仍能听到她均匀的
呼吸③2

温暖的城

□ 杨欣

那座城

从陌生到熟悉
从熟悉到亲切
从亲切到温暖
都是因你而起

如今那座城

已驻扎在我的躯体内
奔涌的河水是我的血脉
你住的地方是我的心脏

时隔数年 你远向他乡
留下的那座空城
依然让我
怀抱鲜花 身披阳光③2

母亲把自己写成一本书

□ 陈宏宾

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童年走向成年，母亲把自己写成一本书，我踩着每一页书成长。

故土。老屋。白发。站立。眼神。不识字的母亲用一笔一画书写春秋、规划人生。

儿时读母亲，就像读一本乡土散文集。文字简单，母亲单纯。

母亲书里的词语只有泥土、庄稼、劳动、汗水。母亲不是无知，她常常对着田野思考人生。再累，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就像地里的麦

子一样。传承生活，养活人生。

母亲年年把麦子种在田地里，也把我种进她的梦境里，我和麦子一同生长。我的肤色是麦子从母亲汗水里打捞出来的金黄颜色。

麦子黄时，我最想家。上学时读母亲，就像读一本诗集。唐风宋韵，母爱情真。

母亲不但关心我的健康成长，很多时候还用行动教育我做人。

尽管诗句是直白的，读起来却意境深远。

尽管母亲不会写字，但她的一举一动就是一首自然的诗篇。

影响。感召。激励。节俭。厚重。报恩，不是一句话就能表达的。感谢，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

奋进，那才是母亲开心的理由。如今读母亲，就像是读一部史书。

岁月沧桑，历史印记。化作一道道皱纹，写满母亲这本书的扉页。白

发为序，枯瘦的骨骼支撑书的间架结构。

我成了母亲安放在书里的一个词语，这个词语也是母亲心中最有分量的词语。

为了这个词语，她可以把一生的心操碎。

母亲把毕生的心血浓缩成一个字，那就是爱。

接受了母爱，我拿不出什么贵重的礼物回报。我只有把母亲这本厚重的书珍藏在心间，用心品读。③2

我的母亲

□ 李月强

母亲本名叫口妮子（口在老家是泼辣、霸道、不讲理的意思），后来村里人都喊她“大口妮子”。

母亲没辜负村里人送她的名号。我和西面邻居家隔着一条小路和一条小水沟，因为小路和小水沟，我们两家经常争吵，有一次大打出手，当时只有母亲和哥哥在家里。那家的目的没有达到，母亲负着伤把那家新栽的树苗全拔了。

大弟弟定亲早，新房在村西头，电视机、自行车、录音机提早买了回来，准备结婚用。一个雪夜，当晚归的大弟弟回他屋后发现新买的家当不翼而飞了。第二天清晨，派出所民警顺着雪地留下的脚印，找到了贼，就是邻居家的三儿子，他偷完东西后

送去了几里外的姑姑家。

按偷的东西价值定罪，邻居家三儿子要坐牢一年以上。当初因为宅基地两家打架，我母亲的门牙被他们打掉了。村里人猜测，这回看大口妮子如何报仇？可是，母亲却出乎意料地要求派出所不要追究邻居儿子的刑事责任，把东西归还，这事就算过去了。

“他都26岁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还有一个就结婚了，如果坐牢了，婚事黄了，耽误了可是一辈子。”事后母亲对我们说道。

我眼里的母亲一直是个粗枝大叶的人。儿时的我每到冬天双手双脚会变成“气蛤蟆”。小时候冻伤了，大了也难以治愈，以至于后来很多

年，我的手脚每到冬天都会冻。

打工回来后，我帮母亲收拾屋子，眼见柜子里、床上，还有屋里拉起的一根根绳子上全是衣服。一堆堆，一排排，五颜六色。

“谁还留这些旧衣服？扔了。”我说道。

母亲翻来翻去，看着哪件都舍不得丢。

“以前要是有些旧衣服，你们手脚也不会冻成‘气蛤蟆’。”

回来这几年，我对母亲重新认知。我住在城里，母亲在老家专门空出一块地给我种菜吃。

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家里随后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各种压力突袭，母亲病了——尿毒症。到今天透析九

年半了，母亲还在摇摇晃晃坚持着。

这几年我每次回家，电动车刚到大门前，大门立即开了。我回城时，大门总留着一道缝，缝隙处有一双眼睛在往外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关注我？

这两年母亲视力不行了，一只眼睛几乎失明。

“妈，你还能看见我吗？”

“能，以后别减肥了，又瘦了。”我又瘦了？我望着母亲，眼睛红了，春天的田野烂漫无比，可母亲再也看不见她最爱的麦子了。

我拉起母亲的手，母亲的手可真小啊，我一把就能握在手心；母亲的手真热乎啊，我寻到了那份久违的温度……③2



张建摄